

## 追念老友蕭啟慶教授

王德毅（臺大歷史系名譽教授）

編按：

蕭啟慶教授 1959、1963 年先後畢業於本系大學部、碩士班，1969 年獲哈佛大學東亞系博士學位。後於美國明尼蘇達州 St. Cloud State University 任教五年，1974 年至新加坡國立大學歷史系執教，長達二十年。1994 年 9 月返臺，於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授課，其專長為遼金元史、蒙古史、中國近世社會史、中國軍事制度史。2000 年榮膺中央研究院院士，2001 年獲清華大學聘為梅貽琦講座，2002 年自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退休。2012 年 11 月 11 日辭世，享壽 75 歲。

我在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的同班好友蕭啟慶教授已病逝一年又十個月了，到明年（2015）9 月，我們相識恰好一甲子，在感情上十分深厚，而且在史學的研究方面，彼此互勉，相互切磋，並相助搜集材料，如有新發現，則通訊告知。這種深厚的情誼，不是一般人所能夢想的。

記得在民國 44 年 9 月到臺大註冊以後，開始上課，歷史系一年級皆是必修課，「中國通史」由夏德儀教授任之，夏師甚莊嚴，講授甚有條理，一年下來，同學們對國史之認知都加深了。只是本課係與中文、哲學、考古人類學系合開，又在臨時教室上課，學生爆滿，大家多提早來占位子。本系同學多數坐在前幾排，以便仔細聽，句句

記。想想當年學生考取臺大不易，人人都是勤學的。「西洋通史」本為系主任劉崇鉉教授擔任，因為該學年度輪到休假，正好私立東海大學創建，劉老師被聘去擔任歷史系主任，臺大乃改聘楊紹震教授兼任，此科與外文系同學合班，也非專為歷史系開設。

早在民國 37 年冬徐蚌會戰，國軍大敗，南京受到威脅，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傅斯年先生乃決意南遷到臺灣，於 12 月自上海將圖書文物運到基隆，轉往楊梅存放。這時政府特任命傅所長出任臺大校



▲1962 年 10 月，本系遼金元史研究室師生合影於傅園前，左起：王民信先生、札奇斯欽老師、姚從吾老師、王德毅老師、卓菁湖先生、蕭啟慶老師（原為姚從吾老師保存，後由王德毅老師收藏、提供）。



## 特稿

長，乃於次年 1 月 20 日就職。傅校長專治史學，所以對臺大文學院最關心，乃敦聘來臺的前北大、清華、南京大學、浙江大學的名教授到臺大任教，又延聘史語所研究員轉任臺大教授，一年之間，大師雲集，傳道授業，所以能在往後的十數年之間，培育出承先啟後的新一代史學研究者，以後薪火相傳，便不會有斷層之憂了。在國史研究方面，李宗侗教授講授「中國上古史」、「中國史學史」，勞榦教授講授「秦漢史」、「魏晉南北朝史」，方豪教授講授「宋史」，姚從吾教授講授「遼金元史」，楊雲萍教授講授「明史」，夏德儀教授講授「明清史」，皆是大師級學者。中生代學者有吳相湘教授講授「中國近代史」，傅樂成教授講授「隋唐五代史」，如此，各斷代史都齊備了。

姚從吾教授曾說：「自十世紀至十四世紀的四百五十多年間（916 至 1368 年），在國史上正是遼、宋、金、元四朝統治時期，北宋與遼之戰與和，還算平靜。及金興起後，亡遼敗宋，南宋與金之關係又很複雜。元朝之崛起，先滅金，後亡宋，統一全中國，國威之遠播，超越漢唐，儒家大同文化得以大大的融合。所以研究宋史的學者不能不熟習遼金元史，而研究遼金元史的學者，尤不能不兼治宋代史。」此話純就史事以論史，是極正確的。因此，民國 52 年 11 月由姚師及方豪、劉子健、趙鐵寒、屈萬里等教授所倡組的「宋史座談會」，即是將遼、宋、金、元四朝史合之於一，每一至二月集會一次，邀集老中青三代的學人共同出席研討，至今年（2014）11 月已達 51 年了。

當我們進入二年級後，除必修之「中國上古史」及「中國近代史」外，其他斷代史可隨自己的興趣選修，啟慶和我都選了姚師開的「遼金元史」和方豪教授所開的「宋史」，一年下來，各有收穫。三、四年級時，又同修姚師開的「史學方法論」及「東北史專題研究」，所以與姚師的感情最好。尤記得民國 44 年 11 月 15 日，臺大十週年校慶，學校特舉辦各項學術討論會，以資慶祝。文學院特請姚師主持「長城在國史上的地位」一項專題討論會，並講述遼金元時代的長城，結論說：「長城在秦漢、隋唐時代具有國防意義，而在遼金元時代則完全沒有，只表示蕃漢文化的分界。」此言甚善，像元代起於漠北，自稱國人，稱長城以南、淮河以北的人民為漢人，而稱西域各國人民為色目人，南宋治下的人民為南人，乃純從種族及文化上分類，總歸之都是元朝人。而明代則完全倚長城為國防線。

尤記得，40 年代的大學生，生活甚苦，由大陸遷臺的軍公教人員待遇甚薄，供養一位大學生也不容易。學校除每學年開學註冊時依規定收學雜費外，平時不向學生收分文錢。所以本系全系同學雖成立歷史學會，由二年級同學籌組幹事會，推選出總幹事，下設總務、學術、康樂三股，各選股長及副股長。平時也沒有推動的工作，只是每學年要編印一小本通訊錄，亦名學生手冊，內載本系師長及同學通訊處，附載各年級必修、選修科目，很有參考價值。我至今尚保存數本。在 46 學年度由幹事會所編印的手冊中，其次頁載有〈關於本系〉一短文，此文



## 追念老友蕭啟慶教授

為當時幹事會諸同學合撰的，對本系同學有極高的期許。茲節錄之如下，現在的同學也可以勉勵。有云：

這本冊子印了一百多位臺大歷史系男女同學的姓名和通信處，他們都是一些富有生命力的青年，代表各種特殊的個性和人格，他們有不同的專長、興趣、風度和理想，為求使這些迥然各異的性格聯繫起來，交互影響，……本屆歷史學會援着以往的慣例，再度籌印了這本手冊。本來研究歷史就不是一件簡單的工作，……需要極強的解析能力和極精密的頭腦來研究，來求得人類活動的因果關係，以為現代人們走向光輝的、完善的、美的目的地之指標。……研究歷史是從死的破書堆裡去找出活的情調，是把過去的事實加以新的解說。這一切都必須由無數人的合作。……固然我們不能否認有些偉大的思想是產生自少數秉賦有創造能力的人們，並且歷史也往往因一兩位有魄力的人而改變。可是在二十世紀後半期，一門學科的真正建立和發展，卻一定要群策群力。這樣看來，本手冊的印行，其意義是重大的。……總之，我們對於能看到這麼多有熱忱、有抱負的青年們的姓名排在同一本小冊子上，感到興奮，他們曾在同一時期內，在同一課堂聽課，接受各位博學的教授們的指導，邁向他們共同的目標——使全人類過較好的，和平的，美的生活。願他們日後個個都是具有責任感，榮譽感，開闊的胸襟和豁

達的風度的中華兒女。更願他們……是創造歷史的人們，不是不自覺地隨着時代的流水向前飄的人們，而是有意識地推動歷史巨輪向光明大道上前進的人們。

可見幹事會對全體同學的期許甚深。史學本來是經世致用之學，史學家理當抱救國救民之宏願。在未來的歲月中，年年招考新生，當然也同樣地期許新同學，可是在民國 50 年後每學年歷史學會所編印的通訊錄中，並沒有附載這段文字，所以特在這裡引述之。



▲1962 年 10 月，本系遼金元史研究室師生於傅鐘前留影，前排左起：蕭啟慶老師、札奇斯欽老師、姚從吾老師、卓菁湖先生，後排左起：王民信先生、王德毅老師（原為姚從吾老師保存，後由王德毅老師收藏、提供）。



## 特稿

到了 48 年 6 月，我們畢業了，四年同學乃告分散，蕭教授考中研究所碩士班，繼續留校。至 52 年元月畢業，碩士論文《西域人與元初政治》，請姚老師指導，當年即入伍接受預官訓練。51 年 8 月，德毅幸蒙姚老師推薦，獲母校聘為歷史系助教，乃得常相會晤。蕭教授欲於退伍後赴美留學，特請姚師寫推薦信向哈佛大學申請到入學許可，所以能在退役後就開始辦赴美簽證，於 53 年秋進入哈佛攻讀博士學位。

臺大文學院中國文學及歷史學兩研究所，自 50 年間開始向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按：即今科技部前身）申請補助出版費，共同編印《文史叢刊》，年出三冊，選編兩所的碩士論文，第一年中文所選兩篇、歷史所選一篇；第二年則歷史所選兩篇、中文所選一篇；以後依此循環。至 54 年，蕭教授的碩士論文被選中，曾加以嚴謹的增訂，自美國以航空郵件寄來，姚老師得之大喜，即命我於排版後代為校對，我精心研讀，仔細校改，對元初重用色目人一事，頗多了解。事後也深感受益良多。經檢該論文末所附〈史源及參考書目〉極詳備，幾乎可用之於元代史研究，姚老師甚稱許。其後姚老師乃在講授元史時，油印講義，即將此書目印入其中，分發給選修的同學。姚老師逝世後，門人編輯其《全集》時，將之編入〈元史講義〉中，由正中書局出版。

當蕭教授在哈佛獲得博士學位後，曾留在美國任教，當然心繫臺大，故於 60 年 8 月由本系聘為客座副教授，乃即時回國就職。老同學數年不見，一旦聚首，甚為歡欣。

至 11 月，適逢姚老師 77 歲冥誕，特請蕭教授演講，講題為「北亞游牧民族南侵之各種原因的檢討」，以垂哀思。此問題本是姚師在課堂上所提出的，在講述成吉思汗南伐金朝時，謂其初志全在擄掠，所過之地，財物一空。但到元太宗時，其西征、南伐均在掠取土地，於是屢次伐金，金不能支，乃南遷汴京，金之亡也就不遠了，亡金者乃是元朝。

當 71 年暑假，蕭教授來臺北參加臺大主辦的學術會議，歷史研究所研究生編刊的《史原》編者特來拜見，敬請其撰寫〈姚從吾教授對遼金元史研究的貢獻〉一文，以供同學們研讀。當即應允。撰成後自新加坡郵寄來，於 11 月底刊入《史原》第 12 期中。就史料的整理、史事的重建、史觀的鑄造和史家的訓練四項加以陳述。就史料的整理而言，特別推崇姚老師對《元朝祕史》研究的貢獻。至於姚老師晚年本來有意繼王國維之後校注四種蒙古史料，合為一集，成為專著，能早日問世。當民國 53、54 年間，姚老師與蕭教授常通信，探詢歐美學者研究我國邊疆史地的著作，看看能不能相互合作。並談及新發表的〈耶律楚材西遊錄足本校註〉，特別道出：「近來我常想印另一部『蒙古史料第二集四種』，這部《西遊錄校註》即是四種中的一種。將來擬將註本加以充實，使它成為一本較好的專著。」只是僅完成兩種，便齋志以歿了，這是元史研究者的一大遺憾。（另一種為〈張德輝嶺北紀行校註〉）



## 追念老友蕭啟慶教授

自民國 53 年以後，我努力編撰《王國維年譜》，至 55 年秋後排版，其間蕭教授在美幫我影印舊刊物上的短文，都是在國內無法找到的。又惠告國外學人對王氏研究的行情，使我受益甚多，情義之切，不是三言兩語所能道盡的。至於蕭教授在新加坡任教，於授課之餘，就努力於研究元代士族，很需要閱讀元人文集，自民國 75 年以後，曾兩次寄來美元匯票，先託我購買新文豐出版公司影印的《元人文集珍本叢刊》8 冊，後又選購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四庫全書》普及本金元人文集數本，以海運郵寄去，作為研究之用。我曾建議蕭教授編輯早年著作，出版專集，乃欣然同意，於 71 年編成《元代史新探》，共收輯論文 11 篇，由我介紹給新文豐出版公司於 72 年 6 月出版，蕭教授在〈序言〉中，也感謝我的相助。當時我和友人合作編輯的《元人傳記資料索引》已出版了兩冊，特先寄上請指教，蕭教授很快撰一〈評介〉五千餘言之雅文寄來，內中有稱讚也有批評，句句實言，其學術價值之高，人所共知，皆以為有益於研究元史者。此文初

刊於《書目季刊》第 15 卷 1 期，後又收入《元人傳記資料索引》第 5 冊中，凡使用本索引者，都可一觀。

到民國 83 年夏，蕭教授自新加坡大學退休，遷居臺北，夫人王國瓔博士獲臺大中文系聘為教授，蕭教授則應聘至新竹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任教，並在臺大史研所兼課。但家住在臺北，距臺大甚近，所以我們每週皆可會面。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蕭教授懷念姚老師，欲承其業以繼往開來，乃開「元史專題研究」一課，在清大培育英才。另外，姚老師倡組的「宋史座談會」，始終是每年一至二月集會一次，沒有中斷，至 80 年代已經超過 30 年了。蕭教授也很關懷，每次集會都來參加，並踴躍發言，促進討論。自 88 年秋，本會由我主持，他更帶領清華大學史研所畢業生與在校生來參加，甚至推薦博士生來做專題報告，鼓勵學生要承先啟後。這一切的一切，都是值得我懷念的。今蕭教授已歸道山，年餘來念念不忘。想想老同學 50 多年，志同道合，相親相愛，共同研究宋遼金元史，如何能夠不懷念呢？



▲2007 年 5 月 18 日，蕭啟慶老師（前排左三）與王德毅老師（前排右四）出席東吳大學歷史系主辦之「第六屆史學與文獻學學術研討會」（王德毅老師提供）

